漢書/卷0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雋疏于薛平彭傳　第四十一 ◄

漢書
卷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　第四十二

► 韋賢傳　第四十三

昔武王伐紂，遷九鼎於雒邑，伯夷、叔齊薄之，餓于首陽，不食其祿，周猶稱盛德焉。然孔子賢此二人，以為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」也。而孟子亦云：「聞伯夷之風者，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；……奮乎百世之上，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，非賢人而能若是乎！」

漢興有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甪里先生，此四人者，當秦之世，避而入商雒深山，以待天下之定也。自高祖聞而召之，不至。其後呂后用留侯計，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，安車迎而致之。四人既至，從太子見，高祖客而敬焉，太子得以為重，遂用自安。語在留侯傳。

鄭子真、嚴君平

其後谷口有鄭子真，蜀有嚴君平，皆修身自保，非其服弗服，非其食弗食。成帝時，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，子真遂不詘而終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，以為「卜筮者賤業，而可以惠眾人。有邪惡非正之問，則依蓍龜為言利害。與人子言依於孝，與人弟言依於順，與人臣言依於忠，各因勢導之以善，從吾言者，已過半矣。」裁日閱數人，得百錢足自養，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。博覽亡不通，依老子、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。楊雄少時從遊學，以而仕京師顯名，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。杜陵李彊素善雄，久之為益州牧，喜謂雄曰：「吾真得嚴君平矣。」雄曰：「君備禮以待之，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。」彊心以為不然。及至蜀，致禮與相見，卒不敢言以為從事，乃歎曰：「楊子雲誠知人！」君平年九十餘，遂以其業終，蜀人愛敬，至今稱焉。及雄著書言當世士，稱此

二人。其論曰：「或問：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，盍勢諸？名，卿可幾。曰：君子德名為幾。梁、齊、楚、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，惡虖成其名！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，耕於巖石之下，名震於京師，豈其卿？豈其卿？楚兩龔之絜，其清矣乎！蜀嚴湛冥，不作苟見，不治苟得，久幽而不改其操，雖隨、和何以加諸？舉茲以旃，不亦寶乎！」

自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甪里先生、鄭子真、嚴君平皆未嘗仕，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，近古之逸民也。若王吉、貢禹、兩龔之屬，皆以禮讓進退云。

王吉

王吉字子陽，琅玡皋虞人也。少時學明經，以郡吏舉孝廉為郎，補若盧右丞，遷雲陽令。舉賢良為昌邑中尉，而王好遊獵，驅馳國中，動作亡節，吉上疏諫，曰：

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，吉行五十里。《詩》云：「匪風發兮，匪車揭兮，顧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」說曰：是非古之風也，發發者；是非古之車也，揭揭者。蓋傷之也。今者大王幸方與，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，百姓頗廢耕桑，治道牽馬，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。昔召公述職，當民事時，舍於棠下而聽斷焉。是時人皆得其所，後世思其仁恩，至虖不伐甘棠，甘棠之詩是也。

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，馮式撙銜，馳騁不止，口倦乎叱吒，手苦於箠轡，身勞乎車輿；朝則冒霧露，晝則被塵埃，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，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。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，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，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。

夫廣夏之下，細旃之上，明師居前，勸誦在後，上論唐虞之際，下及殷周之盛，考仁聖之風，習治國之道，訢訢焉發憤忘食，日新厥德，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！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，進退步趨以實下，吸新吐故以練臧，專意積精以適神，於以養生，豈不長哉！大王誠留意如此，則心有堯舜之志，體有喬松之壽，美聲廣譽登而上聞，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。

皇帝仁聖，至今思慕未怠，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，大王宜夙夜念此，以承聖意。諸侯骨肉，莫親大王，大王於屬則子也，於位則臣也，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，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，於以上聞，非饗國之福也。臣吉愚戇，願大王察之。

王賀雖不遵道，然猶知敬禮吉，乃下令曰：「寡人造行不能無惰，中慰甚忠，數輔吾過。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，酒五石，脯五束。」其後復放從自若。吉輒諫爭，甚得輔弼之義，雖不治民，國中莫不敬重焉。

久之，昭帝崩，亡嗣，大將軍霍光秉政，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。吉即奏書戒王曰：「臣聞高宗諒闇，三年不言。今大王以喪事徵，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，慎毋有所發。且何獨喪事，凡南面之君何言哉？天不言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願大王察之。大將軍仁愛勇智，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，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。先帝棄群臣，屬以天下，寄幼孤焉，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，布政施教，海內晏然，雖周公、伊尹亡以加也。今帝崩亡嗣，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，攀援而立大王，其仁厚豈有量哉！臣願大王事之敬之，政事壹聽之，大王垂拱南面而已。願留意，嘗以為念。」

王既到，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。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，令漢朝不聞知，又不能輔道，陷王大惡，皆下獄誅。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，髡為城旦。

起家復為益州刺史，病去官，復徵為博士諫大夫。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，宮室車服盛於昭帝。時外戚許、史、王氏貴寵，而上躬親政事，任用能吏。吉上疏言得失，曰：

陛下躬聖質，總萬方，帝王圖籍日陳于前，惟思世務，將興太平。詔書每下，民欣然若更生。臣伏而思之，可謂至恩，未可謂本務也。

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公卿幸得遭遇其時，言聽諫從，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。其務在於期會簿書，斷獄聽訟而已，此非太平之基也。

臣聞聖王宣德流化，必自近始。朝廷不備，難以言治；左右不正，難以化遠。民者，弱而不可勝，愚而不可欺也。聖主獨行於深宮，得則天下稱誦之，失則天下咸言之。行發於近，必見於遠，故謹選左右，審擇所使；左右所以正身也，所使所以宣德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此其本也。

春秋所以大一統者，六合同風，九州共貫也。今俗吏所以牧民者，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，獨設刑法以守之。其欲治者，不知所繇，以意穿鑿，各取一切，權譎自在，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。是以百里不同風，千里不同俗，戶異政，人殊服，詐偽萌生，刑罰亡極，質樸日銷，恩愛寖薄。孔子曰「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」，非空言也。王者未

制禮之時，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。臣願陛下承天心，發大業，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，述舊禮，明王制，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，則俗何以不若成康，壽何以不若高宗？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，謹條奏，唯陛下財擇焉。

吉意以為：「夫婦，人倫大綱，夭壽之萌也。世俗嫁娶太早，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，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。聘妻送女亡節，則貧人不及，故不舉子。又漢家列侯尚公主，諸侯則國人承翁主，使男事女，夫詘於婦，逆陰陽之位，故多女亂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，以褒有德而別尊卑，今上下僭差，人人自制，是以貪財趨利，不畏死亡。周之所以能致治，刑措而不用者，以其禁邪於冥冥，絕惡於未萌也。」又言「舜、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、伊尹，不仁者遠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，率多驕驁，不通古今，至於積功治人，亡益於民，此伐檀所為作也。宜明選求賢，除任子之令。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，不宜居位。去角抵，減樂府，省尚方，明視天下以儉。古者工不造琱瑑，商不通侈靡，非工商之獨賢，政教使之然也。民見儉則歸本，本立而末成。」其指如此，上以其言迂闊，不甚寵異也。吉遂謝病歸琅邪。

始吉少時學問，居長安。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，吉婦取棗以啖吉。吉後知之，乃去婦。東家聞而欲伐其樹，鄰里共止之，因固請吉令還婦。里中為之語曰：「東家有樹，王陽婦去；東家棗完，去婦復還。」其厲志如此。

吉與貢禹為友，世稱「王陽在位，貢公彈冠」，言其取舍同也。元帝初即位，遣使者徵貢禹與吉。吉年老，道病卒，上悼之，復遣使者弔祠云。

初，吉兼通五經，能為騶氏春秋，以詩、論語教授，好梁丘賀說易，令子駿受焉。駿以孝廉為郎。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，經明行修，宜顯以厲俗。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。遷諫大夫，使責淮陽憲王。遷趙內史。吉坐昌邑王被刑後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，故駿道病，免官歸。起家復為幽州刺史，遷司隸校尉，奏免丞相匡衡，遷少府。八歲，成帝欲大用之，出駿為京兆尹，試以政事。先是京兆有趙廣漢、張敞、王尊、王章，至駿皆有能名，故京師稱曰：「前有趙、張，後有三王。」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，會御史大夫缺，谷永奏言：「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。考績用人之法，薛宣政事已試。」上然其議。宣為少府月餘，遂超御史大夫，至丞相。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，並居位。六歲病卒，翟方進代駿為大夫。數月，薛宣免，遂代為丞相。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。駿為少府時，妻死，因不復娶，或問之，駿曰：「德非曾參，子非華、元，亦何敢娶？」

駿子崇以父任為郎，歷刺史、郡守，治有能名。建平三年，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。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，共養長信宮，坐祝詛下獄，崇奏封事，為放言。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，哀帝以崇為不忠誠，策詔崇曰：「朕以君有累世之美，故踰列次。在位以來，忠誠匡國未聞所繇，反懷詐諼之辭，欲以攀救舊姻之家，大逆之辜，舉錯專恣，不遵法度，亡以示百僚。」左遷為大司農，後徙衛尉左將軍。平帝即位，王莽秉政，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，崇代為大司空，封扶平侯。歲餘，崇復謝病乞骸骨，皆避王莽，莽遣就國。歲餘，為傅婢所毒，薨，國除。

自吉至崇，世名清廉，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，而祿位彌隆。皆好車馬衣服，其自奉養極為鮮明，而亡金銀錦繡之物。及遷徙去處，所載不過囊衣，不畜積餘財。去位家居，亦布衣疏食。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，故俗傳「王陽能作黃金」。

貢禹

貢禹字少翁，琅邪人也。以明經絜行著聞，徵為博士，涼州刺史，病去官。復舉賢良為河南令。歲餘，以職事為府官所責，免冠謝。禹曰：「冠壹免，安復可冠也！」遂去官。

元帝初即位，徵禹為諫大夫，數虛己問以政事。是時年歲不登，郡國多困，禹奏言：

古者宮室有制，宮女不過九人，秣馬不過八匹；牆塗而不琱，木摩而不刻，車輿器物皆不文畫，苑囿不過數十里，與民共之；任賢使能，什一而稅，亡它賦斂繇戍之役，使民歲不過三日，千里之內自給，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。故天下家給人足，頌聲並作。

至高祖、孝文、孝景皇帝，循古節儉，宮女不過十餘，廄馬百餘匹。孝文皇帝衣綈履革，器亡琱文金銀之飾。後世爭為奢侈，轉轉益盛，臣下亦相放效，衣服履協刀劍亂於主上，主上時臨朝入廟，眾人不能別異，甚非其宜。然非自知奢僭也，猶魯昭公曰：「吾何僭矣？」

今大夫僭諸侯，諸侯僭天子，天子過天道，其日久矣。承衰救亂，矯復古化，在於陛下。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，宜少放古以自節焉。《論語》曰：「君子樂節禮樂。」方今宮室已定，亡可奈何矣，其餘盡可減損。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，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，一歲費數鉅萬。蜀廣漢主金銀器，歲各用五百萬。三工官官費五千萬，東西織室亦然。廄馬食粟將萬匹。臣禹嘗從之東宮，見賜杯案，盡文畫金銀飾，非當所以賜食

臣下也。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。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，是也。今民大飢而死，死又不葬，為犬豬所食。人至相食，而廄馬食粟，苦其大肥，氣盛怒至，乃日步作之。王者受命於天，為民父母，固當若此乎！天不見邪？武帝時，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，以填後宮。及棄天下，昭帝幼弱，霍光專事，不知禮正，妄多臧金錢財物，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，凡百九十物，盡瘞臧之，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，大失禮，逆天心，又未必稱武帝意也。昭帝晏駕，光復行之。至孝宣皇帝時，陛下烏有所言，群臣亦隨故事，甚可痛也！故使天下承化，取女皆大過度，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，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，是以內多怨女，外多曠夫。及眾庶葬埋，皆虛地上以實地下。其過自上生，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。

唯陛下深察古道，從其儉者，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，三分去二。子產多少有命，審察後宮，擇其賢者留二十人，餘悉歸之。及諸陵園女亡子者，宜悉遣。獨杜陵宮人數百，誠可哀憐也。廄馬可亡過數十匹。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，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，以與貧民。方今天下飢饉，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，稱天意乎？天生聖人，蓋為萬民，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。故《詩》曰：「天難諶斯，不易惟王；」「上帝臨女，毋貳爾心。」「當仁不讓」，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，揆之往古，不可與臣下議也。若其阿意順指，隨君上下，臣禹不勝拳拳，不敢不盡愚心。

天子納善其忠，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，水衡減食肉獸，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，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。遷禹為光祿大夫。

頃之，禹上書曰：「臣禹年老貧窮，家訾不滿萬錢，妻子屮豆不贍，裋褐不完。有田百三十畝，陛下過意徵臣，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。至，拜為諫大夫，秩八百石，奉錢月九千二百。廩食太官，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綿絮衣服酒肉諸果物，德厚甚深。疾病侍醫臨治，賴陛下神靈，不死而活。又拜為光祿大夫，秩二千石，奉錢月萬二千。祿賜愈多，家日以益富，身日以益尊，誠非屮茅愚臣所當蒙也。伏自念終亡以報厚恩，日夜慚愧而已。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，血氣衰竭，耳目不聰明，非復能有補益，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。自痛去家三千里，凡有一子，年十二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。誠恐一旦蹎仆氣竭，不復自還，洿席薦於宮室，骸骨棄捐，孤魂不歸。不勝私願，願乞骸骨，及身生歸鄉里，死亡所恨。」

天子報曰：「朕以生有伯夷之廉，史魚之直，守經據古，不阿當世，孳孳於民，俗之所寡，故親近生，幾參國政。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，而云欲退，意豈有所恨與？將在位

者與生殊乎？往者嘗令金敞語生，欲及生時祿生之子，既已諭矣，今復云子少。夫以王命辨護生家，雖百子何以加？傳曰亡懷土，何必思故鄉！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。」後月餘，以禹為長信少府。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，禹代為御史大夫，列於三公。

自禹在位，數言得失，書數十上。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，起武帝征伐四夷，重賦於民，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，故民重困，至於生子輒殺，甚可悲痛。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，年二十乃算。

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，專意於農，故一夫不耕，必有受其飢者。今漢家鑄錢，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，攻山取銅鐵，一歲功十萬人已上，中農食七人，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。鑿地數百丈，銷陰氣之精，地臧空虛，不能含氣出雲，斬伐林木亡有時禁，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。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，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，富人積錢滿室，猶亡厭足。民心搖動，商賈求利，東西南北各用智巧，好衣美食，歲有十二之利，而不出租稅。農夫父子暴露中野，不避寒暑，捽屮杷土，手足胼胝，已奉穀租，又出槁稅，鄉部私求，不可勝供。故民棄本逐末，耕者不能半。貧民雖賜之田，猶賤賣以賈，窮則起為盜賊。何者？末利深而惑於錢也。是以姦邪不可禁，其原皆起於錢也。疾其末者絕其本，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，亡復以為幣。市井勿得販賣，除其租銖之律，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。使百姓壹歸於農，復古道便。

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，以寬繇役。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，稅良民以給之，歲費五六鉅萬，宜免為庶人，廩食，令代關東戍卒，乘北邊亭塞候望。

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，家亡得私販賣，與民爭利，犯者輒免官削爵，不得仕宦。禹又言：

孝文皇帝時，貴廉絜，賤貪汙，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，賞善罰惡，不阿親戚，罪白者伏其誅，疑者以與民，亡贖罪之法，故令行禁止，海內大化，天下斷獄四百，與刑錯亡異。武帝始臨天下，尊賢用士，闢地廣境數千里，自見功大威行，遂從耆欲，用度不足，乃行壹切之變，使犯法者贖罪，入穀者補吏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亂民貧，盜賊並起，亡命者眾。郡國恐伏其誅，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，以為右職；姦軌不勝，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，以苛暴威服下者，使居大位。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，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，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。故俗皆曰：「何以孝弟為？財多而光榮。何以禮義為？史書而仕宦。何以謹慎為？勇猛而臨官。」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

為政於世，行雖犬彘，家富勢足，目指氣使，是為賢耳。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，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，兄勸其弟，父勉其子，俗之壞敗，乃至於是！察其所以然者，皆以犯法得贖罪，求士不得真賢，相守崇財利，誅不行之所致也。

今欲興至治，致太平，宜除贖罪之法。相守選舉不以實，及有臧者，輒行其誅，亡但免官，則爭盡力為善，貴孝弟，賤賈人，進真賢，舉實廉，而天下治矣。孔子，匹夫之人耳，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，四海之內，天下之君，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。況乎以漢地之廣，陛下之德，處南面之尊，秉萬乘之權，因天地之助，其於變世易俗，調和陰陽，陶冶萬物，化正天下，易於決流抑隊。自成康以來，幾且千歲，欲為治者甚眾，然而太平不復興者，何也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，奢侈行而仁義廢也。

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，醇法太宗之治，正己以先下，選賢以自輔，開進忠正，致誅姦臣，遠放諂佞，放出園陵之女，罷倡樂，絕鄭聲，去甲乙之帳，退偽薄之物，修節儉之化，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，如此不解，則三王可侔，五帝可及。唯陛下留意省察，天下幸甚。

天子下其議，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，自此始。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，及省建章、甘泉宮衛卒，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。餘雖未盡從，然嘉其質直之意。禹又奏欲罷郡國廟，定漢宗廟迭毀之禮，皆未施行。

為御史大夫數月卒，天子賜錢百萬，以其子為郎，官至東郡都尉。禹卒後，上追思其議，竟下詔罷郡國廟，定迭毀之禮。語在韋玄成傳。

兩龔

兩龔皆楚人也，勝字君賓，舍字君倩。二人相友，並著名節，故世謂之楚兩龔。少皆好學明經，勝為郡吏，舍不仕。

久之，楚王入朝，聞舍高明，聘舍為常侍，不得已隨王，歸國固辭，願卒學，復至長安。而勝為郡吏，三舉孝廉，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。再為尉，壹為丞，勝輒至官乃去。州舉茂材，為重泉令，病去官。大司空何武、執金吾閻崇薦勝，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，徵為諫大夫。引見，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、濟陰侯嘉，有詔皆徵。勝曰：「竊見國家徵醫巫，常為駕，徵賢者宜駕。」上曰：「大夫乘私車來邪？」勝曰：「唯唯。」有詔為駕。龔舍、侯嘉至，皆為諫大夫。甯壽稱疾不至。

勝居諫官，數上書求見，言百姓貧，盜賊多，吏不良，風俗薄，災異數見，不可不憂。制度泰奢，刑罰泰深，賦斂泰重，宜以儉約先下。其言祖述王吉、貢禹之意。為大夫二歲餘，遷丞相司直，徙光祿大夫，守右扶風。數月，上知勝非撥煩吏，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。勝言董賢亂制度，繇是逆上指。

後歲餘，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，尚書劾奏嘉「言事恣意，迷國罔上，不道。」下將軍中朝者議，左將軍公孫祿、司隸鮑宣、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。勝獨書議曰：「嘉資性邪僻，所舉多貪殘吏。位列三公，陰陽不和，諸事並廢，咎皆繇嘉，迷國不疑，今舉相等，過微薄。」日暮議者罷。明旦復會，左將軍祿問勝：「君議亡所據，今奏當上，宜何從？」勝曰：「將軍以勝議不可者，通劾之。」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，起至勝前謂曰：「宜如奏所言。」勝以手推常曰：「去！」

後數日，復會議可復孝惠、孝景廟不，議者皆曰宜復。勝曰：「當如禮。」常復謂勝：「禮有變。」勝疾言曰：「去！是時之變。」常恚，謂勝曰：「我視君何若，君欲小與眾異，外以采名，君乃申徒狄屬耳！」

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。勝白之，尚書問：「誰受？」對曰：「受夏侯常。」尚書使勝問常，常連恨勝，即應曰：「聞之白衣，戒君勿言也。奏事不詳，妄作觸罪。」勝窮，亡以對尚書，即自劾奏與常爭言，涔辱朝廷。事下御史中丞，召詰問，劾奏「勝吏二千石，常位大夫，皆幸得給事中，與論議，不崇禮義，而居公門下相非恨，疾言辯訟，惰謾亡狀，皆不敬。」制曰：「貶秩各一等。」勝謝罪，乞骸骨。上乃復加賞賜，以子博為侍郎，出勝為渤海太守。勝謝病不任之官，積六月免歸。

上復徵為光祿大夫。勝常稱疾臥。數使子上書乞骸骨，會哀帝崩。

初，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，至京兆尹，後為太中大夫。王莽秉政，勝與漢俱乞骸骨。自昭帝時，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，賜策書束帛遣歸。詔曰：「朕閔勞以官職之事，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。行道舍傳舍，縣次具酒肉，食從者及馬。長吏以時存問，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，酒二斛。不幸死者，賜複衾一，祠以中牢。」於是王莽依故事，白遣勝、漢。策曰：「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，光祿大夫、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。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：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，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。今大夫年至矣，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，其上子若孫若同產、同產子一人。大夫其修身守道，以終

高年。賜帛及行道舍宿，歲時羊酒衣衾，皆如韓福故事。所上子男皆除為郎。」於是勝、漢遂歸老于鄉里。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，為官不肯過六百石，輒自免去，其名過出於漢。

初，龔舍以龔勝薦，徵為諫大夫，病免。復徵為博士，又病去。頃之，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。舍家居在武原，使者至縣請舍，欲令至廷拜授印綬。舍曰：「王者以天下為家，何必縣官？」遂於家受詔，便道之官。既至數月，上書乞骸骨。上徵舍，至京兆東湖界，固稱病篤。天子使使者收印綬，拜舍為光祿大夫。數賜告，舍終不肯起，乃遣歸。

舍亦通五經，以魯詩教授。舍、勝既歸鄉里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，如師弟子之禮。舍年六十八，王莽居攝中卒。

莽既篡國，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，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。明年，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，勝稱疾不應徵。後二年，莽復遣使者奉璽書，太子師友祭酒印綬，安車駟馬迎勝，即拜，秩上卿，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，使者與郡太守、縣長吏、三老官屬、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。使者欲令勝起迎，久立門外。勝稱病篤，為床室中戶西南牖下，東首加朝服癰紳。使者入戶，西行南面立，致詔付璽書，遷延再拜奉印綬，內安車駟馬，進謂勝曰：「聖朝未嘗忘君，制作未定，待君為政，思聞所欲施行，以安海內。」勝對曰：「素愚，加以年老被病，命在朝夕，隨使君上道，必死道路，無益萬分。」使者要說，至以印綬就加勝身，勝輒推不受。使者即上言：「方盛夏暑熱，勝病少氣，可須秋涼乃發。」有詔許。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，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：「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，雖疾病，宜動移至傳舍，示有行意，必為子孫遺大業。」暉等白使者語，勝自知不見聽，即謂暉等：「吾受漢家厚恩，亡以報，今年老矣，旦暮入地，誼豈以一身事二姓，下見故主哉？」勝因敕以棺斂喪事：「衣周於身，棺周於衣。勿隨俗動吾冢，種柏，作祠堂。」語畢，遂不復開口飲食，積十四日死，死時七十九矣。使者、太守臨斂，賜複衾祭祠如法。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。有老父來弔，哭甚哀，既而曰：「嗟虖！薰以香自燒，膏以明自銷。龔生竟夭天年，非吾徒也。」遂趨而出，莫知其誰。勝居彭城廉里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。

鮑宣

鮑宣字子都，渤海高城人也。好學明經，為縣鄉嗇夫，守束州丞。後為都尉太守功曹，

舉孝廉為郎，病去官，復為州從事。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，薦為議郎，後以病去。哀帝初，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，甚敬重焉，薦宣為諫大夫，遷豫州牧。歲餘，丞相司直郭欽奏「宣舉錯煩苛，代二千石署吏聽訟，所察過詔條。行部乘傳去法駕，駕一馬，舍宿鄉亭，為眾所非。」宣坐免。歸家數月，復徵為諫大夫。

宣每居位，常上書諫爭，其言少文多實。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，封爵親屬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師丹、何武、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，失傅太后指，皆免官。丁、傅子弟並進，董賢貴幸，宣以諫大夫從其後，上書諫曰：

竊見孝成皇帝時，外親持權，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，妨賢人路，濁亂天下，奢泰亡度，窮困百姓，是以日蝕且十，彗星四起。危亡之徵，陛下所親見也，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！朝臣亡有大儒骨鯁，白首耆艾，魁壘之士；論議通古今，喟然動眾心，憂國如飢渴者，臣未見也。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，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，安海內，甚難。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，謂智者為不能。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，今除一吏而眾皆惑；古刑人尚服，今賞人反惑。請寄為姦，群小日進。國家空虛，用度不足。民流亡，去城郭，盜賊並起，吏為殘賊，歲增於前。

凡民有七亡：陰陽不和，水旱為災，一亡也；縣官重責更賦租稅，二亡也；貪吏並公，受取不已，三亡也；豪強大姓蠶食亡厭，四亡也；苛吏繇役，失農桑時，五亡也；部落鼓鳴，男女遮迣，六亡也；盜賊劫略，取民財物，七亡也。七亡尚可，又有七死：酷吏毆殺，一死也；治獄深刻，二死也；冤陷亡辜，三死也；盜賊橫發，四死也；怨讎相殘，五死也；歲惡飢餓，六死也；時氣疾疫，七死也。民有七亡而無一得，欲望國安，誠難；民有七死而無一生，欲望刑措，誠難。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？群臣幸得居尊官，食重祿，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，助陛下流教化者邪？志但在營私家，稱賓客，為姦利而已。以苟容曲從為賢，以拱默尸祿為智，謂如臣宣等為愚。陛下擢臣巖穴，誠冀有益豪毛，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，重高門之地哉！

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，陛下上為皇天子，下為黎庶父母，為天牧養元元，視之當如一，合尸鳩之詩。今貧民菜食不厭，衣又穿空，父子夫婦不能相保，誠可為酸鼻。陛下不救，將安所歸命乎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，多賞賜以大萬數，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，蒼頭廬兒皆用致富！非天意也。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。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，乃天下之官爵也。陛下取非其官，官非其人，而望天說民服，豈不難哉！

方陽侯孫寵、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，彊可用獨立，姦人之雄，或世尤劇者也，宜以時罷退。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，皆宜令休就師傅。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。故大司空何武、師丹、故丞相孔光、故左將軍彭宣，經皆更博士，位皆歷三公，智謀威信，可與建教化，圖安危。龔勝為司直，郡國皆慎選舉，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，可大委任也。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，海內失望。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，曾不能忍武等邪！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，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。上之皇天見譴，下之黎庶怨恨，次有諫爭之臣，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，天下猶不聽也。臣雖愚戇，獨不知多受祿賜，美食太官，廣田宅，厚妻子，不與惡人結讎怨以安身邪？誠迫大義，官以諫爭為職，不敢不竭愚。惟陛下少留神明，覽五經之文，原聖人之至意，深思天地之戒。臣宣吶鈍於辭，不勝惓惓，盡死節而已。

上以宣名儒，優容之。

是時郡國地震，民訛言行籌，明年正月朔日蝕，上乃徵孔光，免孫寵、息夫躬，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。宣復上書言：

陛下父事天，母事地，子養黎民，即位已來，父虧明，母震動，子訛言相驚恐。今日蝕於三始，誠可畏懼。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，何況於日虧乎！陛下深內自責，避正殿，舉直言，求過失，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，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，發覺孫寵、息夫躬過惡，免官遣就國，眾庶歙然，莫不說喜。天人同心，人心說則天意解矣。乃二月丙戌，白虹虸日，連陰不雨，此天有憂結未解，民有怨望未塞者也。

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，但以令色諛言自進，賞賜亡度，竭盡府藏，并合三第尚以為小，復壞暴室。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，行夜吏卒皆得賞賜。上冢有會，輒太官為供。海內貢獻當養一君，今反盡之賢家，豈天意與民意邪！天下可久負，厚之如此，反所以害之也。誠欲哀賢，宜為謝過天地，解讎海內，免遣就國，收乘輿器物，還之縣官。如此，可以父子終其性命；不者，海內之所讎，未有得久安者也。

孫寵、息夫躬不宜居國，可皆免以視天下。復徵何武、師丹、彭宣、傅喜，曠然使民易視，以應天心，建立大政，以興太平之端。

高門去省戶數十步，求見出入，二年未省，欲使海瀕仄陋自通，遠矣！願賜數刻之間，極竭罷罷之思，退入三泉，死亡所恨。

上感大異，納宣言，徵何武、彭宣，旬月皆復為三公。拜宣為司隸。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，官比司直。

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，官屬以令行馳道中，宣出逢之，使吏鉤止丞相掾史，沒入其車馬，摧辱宰相。事下御史，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，欲捕從事，閉門不肯內。宣坐距閉使者，亡人臣禮，大不敬，不道，下廷尉獄。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，曰：「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。」諸生會者千餘人。朝日，遮丞相孔光自言，丞相車不得行，又守闕上書。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，髡鉗。宣既被刑，乃徙之上黨，以為其地宜田牧，又少豪俊，易長雄，遂家于長子。

平帝即位，王莽秉政，陰有篡國之心，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桀，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，宣及何武等皆死。時名捕隴西辛興，興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，一飯去，宣不知情，坐繫獄，自殺。

自成帝至王莽時，清名之士，琅邪又有紀逡王思，齊則薛方子容，太原則郇越臣仲、郇相稚賓，沛郡則唐林子高、唐尊伯高，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。

紀逡、兩唐皆仕王莽，封侯貴重，歷公卿位。唐林數上疏諫正，有忠直節。唐尊衣敝履空，以瓦器飲食，又以歷遺公卿，被虛偽名。

郇越、相，同族昆弟也，並舉州郡孝廉茂材，數病，去官。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，以分施九族州里，志節尤高。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，病死，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，其子攀棺不聽，曰：「死父遺言，師友之送勿有所受，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，故不受也。」京師稱之。

薛方嘗為郡掾祭酒，嘗徵不至，及莽以安車迎方，方因使者辭謝曰：「堯舜在上，下有巢由，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，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。」使者以聞，莽說其言，不強致。方居家以經教授，喜屬文，著詩賦數十篇。

始隃麋郭欽，哀帝時為丞相司直，奏免豫州牧鮑宣、京兆尹薛修等，又奏董賢，左遷盧奴令，平帝時遷南郡太守。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，亦以廉直為名。王莽居攝，欽、詡皆以病免官，歸鄉里，臥不出戶，卒於家。

齊栗融客卿、北海禽慶子夏、蘇章游卿、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，去官不仕於莽。莽死，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，封侯，欲視致賢人，銷寇賊。竟不受侯爵。會赤眉入長安，欲降竟，竟手劍格死。

世祖即位，徵薛方，道病卒。兩龔、鮑宣子孫皆見褒表，至大官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易稱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」，言其各得道之一節，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，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，二者各有所短。春秋列國卿大夫至漢興將相名臣，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！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。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。王、貢之材，優於龔、鮑。守死善道，勝實蹈焉。貞而不諒，薛方近之。郭欽、蔣詡好遯不汙，絕紀、唐矣！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